

史通通釋

冊八

史通通釋卷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

志

一作

類聚區別

一作

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檢舉錯誤如所指遺脫複沓淆訛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傳會尤爲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

廖語欲為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案宣公六年

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

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

出史記而不下或作誤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

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

列他書而踵事續敘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

魯三字此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缺郤犇郤

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

之郤其當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

之離弗過之矣間
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舊譌侯于周中在志案

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

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

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

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讞然此一事

班志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

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魯史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殆必禰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

及其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年傳亦不書

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
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
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
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

耳至於宅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

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

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二十八

而已兩引並在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

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

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

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

一其例無恒一作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

述其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

止取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
大水亡麥禾之文中間隔越甚
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
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
鶻之冠在志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
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
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爲軼例此以連綴
左氏爲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
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佩金玦

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鶻冠

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鶻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
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宅述四

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

而燕

傳作宴下同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

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

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將安用之

在中上志

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卽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

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

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

昭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

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謂之三年顧炎武曰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謂之

而傳曰父必三年自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

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一作止出奔北燕

在志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

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

半事遂令學者疑立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

得或失此明一多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即高華定司徒

田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

間逗漏處

志子容專司徒侈傳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入實斃之將及矣杜注

為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年華
定出奔陳傳按司馬侯即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在志中上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而一作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悛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

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

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

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

釐即儻也有原注在雜駁篇

公十年

冬大雨雹

今志本作雪疑唐初本作雹

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

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中在志案公羊所說與上奚

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已一字**釋**已上專指

十年至專壹之又一作非此科始一作始言大雪

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終一作乎漢代其事

既盡仍重敘雹災中並在志分散相離斷絕無趣釋此

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曰為大雨雪及雨夫同是一

類而限成二條釐二句指首尾紛拏而舊脫章句錯糅

此統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實未剖疏剖疏之須兩截看前

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兩雹以為

之的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

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

雹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

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評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數傳寫不準流轉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胥岐迂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即移爲雨雹之解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

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

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

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嘗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

十月雪劉董皆前有占昭公四年及文帝四年左雪公
羊電仲舒占之元前又昭公三及武帝元光四
六武帝元狩元定元鼎元三及武帝元光四
等年夾志雪元又定元鼎元三及武帝元光四
武帝元封三年夾志霜又董公二十九昭公三及
武帝元封三年宜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電按此三及
並在董十年
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

之記異也

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即前條所述恒寒事內之文

首列元封年號

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原注

地節四年成帝河平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原注始云

二年其紀年號如此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

又續云元鼎三年案三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

一年宜三年是歲而巳不當重言其年也此所謂標

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
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

者一脫字

其流有八一曰商摧前世全違故

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

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

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

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

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

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

在志中上

案周當戰國之世微

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

一有字

比夫泗上諸

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

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

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

賞坐貽妖孽豈得謂此三字一作人之情偽盡知之

矣一無字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也

按揆時勢以立言非獎亂也。此爲通鑑綱目之

所託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爲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爲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覘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撐撐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妾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

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鈇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鈇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陳書紀九錫詔云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

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

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臣賜號安漢公

卓號太師

後漢董卓傳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王

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

昭不戚而大

字一無大同

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

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志在

中案大

舊衍夫字

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

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

常一作

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旣遙而方聞響

感一作

應斯豈非

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

會也

按傅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

科立意稍岐然仍入肯綮。志言某嘗之罰定作

某應此爲真傳會是科兩大零於年睽罰異之間

糾其繆幽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

嚴謂莊原
注舊在此

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

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

舊譌
作公

讎復娶

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

賤之之

舊脫
之字

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

以爲時魯宋比年有

一作
爲

乘立鄆之戰百姓愁怨陰

氣盛故二國俱水

原注謂
宋大水也

七年魯大水今年
並在志之上案此說

有三失焉

三失專指
年戰之占

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

敗宋師於乘立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

歡

一無以字
一作祈

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

先是數年嚴遭大水

原注亦
謂七年

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

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

釋

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

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

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

一作倚

其失三也

釋

此一失合母姜

與戰事對勘說

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

端準的無主

一有也者字

按此亦揆挾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

非之以爲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

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

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鄆杜注乘正鄆並魯地鄆

子斯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

罰之以燠冬而亡冰

在志中下並同

尋其解春秋之無冰

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

並志內釋無冰

之語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

照志改舊作元封

六年冬亡

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

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

一作恤

勤勞遣使巡行天

下存賜鰥寡假

貸一字多

與乏困

此二字或因作之困

舉遺逸獨行

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

聞於是天下咸喜

釋

述志止此

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

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

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

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

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譏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

然以違反爲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

傳會矣。崑圃黃氏叔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眚孟以爲當有

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在志案

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

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

所謂同姓。之一多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

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班書載此徵祥

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

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言者哉。此所謂但

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

者止記災祥不摭符應并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

廬陵司天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

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南睦孟

漢書睦弘傳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為議郎

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

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

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志在

下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

子九歲者九一脫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前一字少殿者王莽始為

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

人一無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猶作從大一少司馬而

升一作登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

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

點耳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二字未

生二字今依志補二舊依志改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

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在志尋本志雖述

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

有成一作恒數前後有定準此何待言至於一無在孕

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作猶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

已兆卽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

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卽王氏受命之應也

釋
此上爲本志補占又案班云多一作志下小女陳持弓

者陳卽莽之所出

此語班志所有

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

之本宗

此意班志未言

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

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

此獨無故爲摘補云爾然在班爲闕例在劉爲小

言蓋亦墮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

省

陳之出田之宗

莽傳莽下書曰子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

又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

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

籍於秩宗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

道王田敬仲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

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

傳作周內史叔興

盛言其必應

並在

誌下

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

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

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

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

知嫂五字

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弟與兄而班志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一失此注

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

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爲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最直

截然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毋亦蹈

自矜魁博之誚乎

沙鹿梁山鷓蜚龍鬪

左僖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

國杜注沙鹿山名又成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時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

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而從之出次祝幣史辭

以禮焉如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於宋襄

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

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也又昭十九鄭大龍關於時門之外有淵所

我國人請榮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亦

我乃求止志沙麓崩穀梁曰為林屬於山曰麓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為林屬於山曰麓

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曰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君率臣哭之迺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喪亡象也董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沙麓河上邑也董仲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行錯誤

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

常一作

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

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鵠

同鵠

退飛是也

下在志案

舊史稱劉向學穀梁

劉一字有

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

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

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

恐當博

釋

此就風占所遺進難

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述雨雹爲災

中在志上

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中在志下

而不載宋雀生

鷓斯皆見小志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鑿

故也

此又檢出二事之未盡者進難

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

景

當作武

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臧亢陽爲旱惟

一作

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

釋

此更搜出本書所載此遺進難

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款三而前二款款從它出後一款款在自邊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

見金滕

車債

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

雨鷺

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

趙毛生地

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為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

笑以為不信視地上

鳥相育

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

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鷓

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天生鷓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

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答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鄉侯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

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亢陽為旱

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
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獬

志作獬

狗華臣出奔陳

中志

又云宋

公子地

舊誤作它下同

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

以蕭叛

在志下

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

原注此二事是

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

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

由鬪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

於獲鴈鄭弑

舊作殺

萌於解黿郄

傳作郄

至奪豕而家滅

華元殺

原作烹

羊而卒奔此亦

言一譌

白黑之祥羽毛

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

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楔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

愚以此段科眼尙未獸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

氏闡入非妖似更快爽也

狃狗

左襄十七國國人逐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

定十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

徒扶繼而奪之

雞傅介

昭二十五季邱之雞鬪於邱氏且讓之邱氏

邱昭伯怨平子

鶴乘軒

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

焉能戰

獲鴈

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鼃

宣四楚人獻鼃於鄭靈公于公于家將見子

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以此必嘗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

子公弑靈公

奪豕

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鈇後使大夫殺

曰季子欺子
謀誅三郤

殺羊

見模
擬篇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
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浚儀王氏
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
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
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輒引北史當之
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輒引南史當之自餘雜
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
出之誚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卽

之徵三郤語火沱水之徵數洛嗣其誤亦同志屢見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譎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

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

知釋四繳過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

惡勸善以戒將來釋五行徵應宜覈矣至如春秋已

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兩魚大

旱大水犬注一作雞與豕爲禍桃李冬花多一字無直敘

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時日蝕五十三而四

十不言其應並下下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

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下上

崩石上下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中

下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中上下孝景之時大旱

有如人狀被甲持兵擊之皆狗也中上又鴻嘉中

狗與豕交中上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康實中下皆

史通通纂卷十九五行雜異五

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此乃皆非魯史之春秋漢

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

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照班蕭曹

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舊脫照傳仲舒並時之

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

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

也釋已上皆謂志應逗漏不齊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蚺之

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崩誤七山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舊非伯來奔亢陽所以

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

一作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

詳焉釋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失之鑿也

按此條東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

○班氏志五行糾轆蔓延都爲五冊雖嗜古之士
擊未盈卷輒已神昏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
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粃稗粒中自
獻如攤一本律以准皆各例裏出支非穿穴爛熟
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爲雜駁體決定
不作科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嗤點前
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恐不見水端
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囂瞽者。後史志
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
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

至

未暇也

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蚺爲惑

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蚺劉向以爲蚺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

之曰蚺蚺猶惑也

麋爲迷

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言迷也蓋牝獸之

淫者也

五石五子

志下下蓋正月十六日在星紀厥在玄枵五

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後

七山七國

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

言漢七國者七國潰咸被其害按文

叔服邴伯

志中上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

首條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

杞滕來朝邴伯來犇秦使來聘于諸及鄆二年之

易田謀萊

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貪厥

災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劉向以爲宣比再如

伐齊萊

易邑興役宣公六年劉向以爲宣比再如

五行志雜駁

第十一條

原注春秋時事違誤最

駁總不越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

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

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

志中

案周之東遷日以微

弱故鄭取溫麥

隱三

射王中肩

桓五

楚絕苞茅

僖四

觀兵問

鼎

宣三

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

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

罰亢陽爲怪

怪一無爲二字

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

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

○從周衰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

本志師古注

會葬

僖公賜命賜

會戚大夫公孫

以命圭爲瑞信也

會戚大夫公孫

以命圭爲瑞信也

會戚大夫公孫

以命圭爲瑞信也

會戚大夫公孫

敷會之
戚衛地

變雅爲風

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

而同歸於
國風焉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

子一誤作札下

同殺召伯毛伯

志中

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

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

一作云論

無冰

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顏注立說

今春秋至

未達其說

本志師古注王札子即王子捷召伯毛伯皆周大夫其下

即今春秋
五句之文秋

去無冰三載

按宣公之年盡於十八今自宣十五年下距成公元凡三年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弑君楚

嚴王

原注嚴即莊也皆依
本書不改其字下同

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

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
火災志之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

蹊田之謗取愧叔時

譏一譎作取
魏叔

終有封國之恩見賢

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

又一脫字

案陳前後爲楚所

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

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

陳次

一脫次字

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

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

一作主

嚴之下至於

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

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

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

評云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

三滅之言爲不審夫旣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

而復封其繼亦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
亡子元此條殊無不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

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

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

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國而重一史記

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

陳為楚滅者三楚始滅陳即宣十楚一縣陳事注滅

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楚公棄疾注侯

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卒

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哀十七楚白公之亂

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員立共王

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

爲郟敖公子圍弑之而自立是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

始稱王

志無始字此用師古注語

兼地千里

志下

案楚自武王僭

號鄧盟是懼荆尸久

舊譌

傳

亦用師古注語

歷文成繆三王

一作

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

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

原注釐卽僖皆

依本書不改其字也下同

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

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自自無占候失

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

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

志中

案遂之立宣殺

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

世寔一作年世

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駁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襍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

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注楚武始

荆尸

莊四楚武之法揚雄方言子戟也然則楚始於

此參用戟爲陳

楚始稱王

楚世家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武王

師也早終成王令我自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

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
按此楚

始稱王明文也評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

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三

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爲子時父名之不此便除之

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雜駁諸條皆不

也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

也視短而喙長可謂辯乎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

殺赤立宣

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

志下案釐一無案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

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

公羊爲本耳爾一作然則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

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存一作

字二云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

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

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

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尙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叔來治杞田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入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志下

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志本

亦古注

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

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

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

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伊一脫戾讒太子痤一譌

而殺之原注事在襄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原注事在

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

赤眚之明應也志中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

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

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一作華俱

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

左襄二十六年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

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

華元奔晉

能正吾罪大矣敢賴龍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

昭大宋寺人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

士人之族公逐華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

下七年鼯鼠食郊牛角

上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

前一字無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

爲溟

音讀如葛梁之會諸侯

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

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溟梁而五月地震矣

志下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

原注穀梁

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釋雜文

止此眼在君若綴旒不得舉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

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先折去董然而穀梁

謂爲一作大夫不臣諸侯失政正穀梁傳作譏其無禮自

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知一作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

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涉加切或誤作

並非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釋原出

之說蓋本二傳而甚之

按所駁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溴

梁二盟蘇黃門轍以爲合禮趙氏鵬飛以爲尊卑

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

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

聽矣

雞澤之會

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侯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

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

匹敵之宜

淇梁之盟

左襄十六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淇梁命歸侵田晉

侯與諸侯晏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

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甯氏二句

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

二傳為說

襄三穀梁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

會淇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贊旒然

麥言

字書陸贊傳麥言猶夸言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十二雜考

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

敢復責

其一有

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

事之

志下

案

一脫案字

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

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

原注

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當爲州滿事具

王邵續書志續疑當作讀

按

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

一作

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

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

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

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

謂晉昭公

已降晉政多

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

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

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駁之誅四大夫一駁也莫敢

責大夫又一駁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駁也。細審之劉爲此駁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郤

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

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州滿

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具王邵書無考

六官七人

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難及此豈非天乎二三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

盟而入逐不臣者七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者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霸所以復

魏絳左襄三會於難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

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而出曰寡人之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于無重寡

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

利焉費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隣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時

三駕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于爭十年晉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毫城北秋七月伐鄭會于蘆魚注此三駕也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于字無東方董仲舒劉

向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一字無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

篡齊六卿分晉志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

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

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

共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釋此層爲且當春秋既終

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舊

云字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

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層代考

之彼強附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

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釋此層爲

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

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

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

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

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

歟釋

後以優劣
三傳結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

注亦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筦在春秋年

衛弑君

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欲逐石圃石圃

因匠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

之遂弑

越滅吳

哀二十二月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魯遜越

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志中下劉向

占牽及三家逐昭公之文

成公五年梁山崩

志下上三家逐魯昭

年麋鼠食郊牛角劉向以

似脫字其後三家逐魯昭公

卒死於外之象

志中上○單述案乾侯之出事由季

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

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字也本爲叔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失出。釐成與昭隔世三五糾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

昭二十五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關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

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志下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

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
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
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
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夷庚至云
非子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鉤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

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

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又云

舊作云云誤

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

後故不載於經

志下

案自昭十五

舊作四誤

年迄於獲麟

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

作誤七

焉事列本經披文立

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

此九蝕其八

舊誤六

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

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日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

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

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

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

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

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

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

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書陳火也志之上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

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

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

竈之說乎裨竈之說一脫此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

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一脫此自斯而後

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豈

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爲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說也

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裨說而杜注別爲一說

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

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歲五出而火陳逐楚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蕪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
 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
 書晉災繫於所災
 故以所在為名
 招殺偃師昭入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
 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
 陳按滅陳
 事見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史通通釋卷十九
 五十二
 中華書局聚

史通通釋卷二十

與外篇

吳錄暗惑

第十二條前
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僞莫分邪正靡別昔

人

無字

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

太子者

矣一字

夫髮經炎

一作

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

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

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

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

毒胙

左僖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下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王寶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

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

可移禍有

所一作

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

姜里孔父阬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

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

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

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

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

公云舊脫云字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

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無

字之雅邪

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

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

刊正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

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見採撰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

郡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

於根是左顧而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

根中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

又

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舊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

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窠

舊作窠

隆異

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

遷革

著想滯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

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者邪

一作也

昔陳焦旣亡累年

吳志亦作六日

而活秦謀從縊

六日而蘇顧

或講類一或遂

使竹帛顯書古今

或作今古

稱怪况

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

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

又是滯語

豈有片言不接

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
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
不錯覆思敘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况
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

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

死云云按節首
二句小異其文

陳焦

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
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

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
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

呼以諡此之不實明昭一作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

禮乎

同文史記

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

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諡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

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諡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諡非此類噍弄巧成拙奚自首眼不見史記爲一笑

田常成子

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

稅於

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齊簡

公立

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常卒諡爲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

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

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舊作嘗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商

瞿年一脫長無子母爲此二字一取室孔子曰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舊作之有若嘿然無史有以字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

史有之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

言語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

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

譽無偕於十喆同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

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

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

詐相策承一作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

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

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

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

地口此判不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

學者遇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矣吾過矣鄭注言有

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

仇一作

史漢作怨

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

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

逐鳥雀案子房之

之一字無

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讎一作

仇

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

聚

聚一脫

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

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

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

無避忌爲國

圖當作

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

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數演妄溢其端耳

按

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

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

○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爲之說

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爲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

因事納忠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

以謀反一語爲詭辭譎諫又一妙會

雍齒

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

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爲

左傳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

鷹鷂之逐

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

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所難

之指文中已足
云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

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

爲雅飭

赤眉盆子

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現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

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西求劉氏共尊

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

立之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

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

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

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

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有兒曹何

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

同大夏訪知

一作諸

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

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

有三科

三科屬漢記

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補注傳檄恐當作轉

按

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儻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

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

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

盡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毋乃縣

令丞喻指里陌工爲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

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

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

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頓

川太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
并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調假爲并
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
相攜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

文

晉陽無竹

困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童子寺有竹事不可信

安而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爲竹報平安則難
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

疑辨總
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

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

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人一字無來朝太祖令崔

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

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

二字亦贊一本
止一字云字亦衍

難曰昔孟陽臥

一作坐

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

王或主遘屯蒙或朝懼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脫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

恐字

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

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

蕘鄙說閭巷譎

舊作譎或作闕並非

言凡

一作

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蓋曹

公十七字一本失去應置於此
未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
故特申拑撫辯其

疑誤者焉

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

此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

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綽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

志注不見此段殊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爲東曹掾屬

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

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

季珪代帝自捉刀立於側云匈奴

孟陽臥牀左莊八齊侯田于貝丘墜車反徒入費

遂入殺孟陽于牀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之食乏夜出女子榮陽東

出纛曰漢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

殺紀

又魏世諸小書一作講事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二字贊○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使一字多檐瓦皆飛有踰舊作

喻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

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

當故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

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鴛夜襲司

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鴛來攻驚而

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專無考

武安鳴鼓

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

安西鼓樂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

一作省

之見父

史有停斃中三字文常摘一停字乃成句

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

一

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

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

恐當

婁作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

餒或作餒

者如胡威之別其

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

以牙籌推以食

一作借

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

諸史所載茲流非一

原注

如張堪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川貨犬待客並其

類也○張堪舊作張湛貨犬或作貸米並誤

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

人自有身安弊

古通

縕口甘龕糲而多藏錘帛無所

散爾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

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

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

一脫當
然二字繆矣

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

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

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

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

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心又開虛

僞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而僞聲軼於京

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并威稱任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

志尚質入朝武帝語平云與晉秋略同威歷徐

州刺史人朝武帝語平云與晉秋略同威歷徐

父清恐人不知臣清恐人

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質

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

士傳黔妻何樂而為康為諡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

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為諡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

得仁諡為康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

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帳使至方見婢牽

布被脫粟漢公孫弘傳弘位三公奉祿甚

粟飯西京雜記弘故入高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服於

是朝疑其矯焉弘開之
數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亦作棋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

史有賭字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

吐血數升及

史有將字

葬食一蒸純飲二斗酒

一本酒字在二斗上

然後臨穴

史作訣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

史亦作升

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有

舊誤以作

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

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

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

一作杵

之音在鄰伍者尙

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

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

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

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癰瘡矣如
甘旨在念則劬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支則飢膚外博

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

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苦其煩絮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

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論作人以其志操本

尤一作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

譽皆無取焉不愚不肖不肖故士天賦必

阮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

間愚意劉生此段宜爲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

議代文

阮籍見史官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籍下云裴

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爲禮籍曰阮籍方外

尤甚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爲兩得愚謂此一段語

春相

檀弓鄰有喪春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不相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

廬

一作廬

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

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

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補按魏志呂虔傳生祥始仕年

過五十九薨其文較核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

獻帝第三

元徐州未清時事耳

子元黏看在此疑端從此生

有魏受命凡四

十

一作三

五年

自不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

上去徐

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

武帝初元

五年當六十年已上

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

一字多載至晉太

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

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

止可年

年字一在五六下

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

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

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

安後則徐州清晏

易代類仍么麼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

何得

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

後無一符會也

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

五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毋止儉

又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

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

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爲得。

篇多顛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卽不情功在懲

戲遏僞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

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

冰凍

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爲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

沂徐寇賊

建安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母工儉文

欽諸葛誕等

據淮陽檄討呂袁等事是在魏末

徐儉

是爲司隸校尉時非爲別駕時利城賊事徐寇

此當謂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

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蹟索隱然後辨其紕

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

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

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

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

一作詮

擇或傳諸繆說卽從編

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又字無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爲篇尾卽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爲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犁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爲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爲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倍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孝和皇帝時

中宗初

韋武弄權母媪

媪一作媼

預政士有

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

原注一為中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

次在大駕後發日

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

因

古本

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

緣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止園私自

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

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

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牘

牘本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牘本篇之作只欲錄存此牘

編入部尾耳已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

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

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蕃中朝江左王陸干孫

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苞張未詳宋齊應錄惇

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

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當作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

家其流蓋廣莫不蹟一作頭彼泉諱淵泉藪尋其枝葉原

始要終備知之矣讀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若乃劉峻作傳

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

不讓庶幾前哲者焉次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然自策名仕伍

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

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五卷重脩則天實錄三十卷參互活看貽彼後後一脫來者何

哉轉不爲起下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提不可

是全篇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正明

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

張

衡蔡邕

二子糾之於當代傅

立范曄

兩家嗤之於

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

稱爲政駿

謂劉歆

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

毫不斷故頭

或作首

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釋

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取多員遂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

前漢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釋

第二不可謂史館聚

自書漢懸公令近須史臣探能無闕略稽時臣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

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

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

饋同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

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紀一作實取嫉

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

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尙

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

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

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

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

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

釋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

自主張近則創設監修稟承牽制無從下筆

竊一作切

以史置監脩雖古無

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

創紀編年

一作創立紀年一脫編字

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

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

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

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

一作某紀某傳

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

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

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

可五也

釋

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凡此科指訖無配派誰獨承當廢職奚咎

凡此

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

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

釋略

東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汲

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

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

釋

以綱維不舉而督課

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

舊作

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

責一作者正

爲此爾

釋

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

抑又有所未諭

通古

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脩史而其職非

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

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

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

徐禮部等並

一作脫並字

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

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

釋

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宜隆異數先以陪員

起挑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爲

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轉入何者僕少小從仕

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

直不附姦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

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

不知國家於我已矣就本身作甘投閒散一跌即指番次在後守司東都時

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旣而驅駟

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

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即前所云驛召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

景明公旣位居端揆本音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

一作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

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

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此

剖明實有專歸禮無加異之故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

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

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

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

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敢方於

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

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援古爲况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

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

寧以充拙攫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

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

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

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蒞讀如

芥於心者乎

釋

此節又拓開上說自占身分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

功虧刻鵠筆未獲麟

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

徒殫太官之

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己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

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釋

牘尾結歸辭退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

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

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釋

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入

道長至此歸杜也

以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

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

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

可蓋緊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敘相表裏自敘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爲內外篇之殿器鑿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

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爲廬陵王還于房州改東都爲神州拜洛受圖

聖歷元年召廬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

蕭至忠

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巧還復爲中

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焉宰相舊書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脩史卽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

家語齊太史則此云數美孔子對策賈鄭序王之乎又見莊子餘及董子對策賈鄭序

論又杜氏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

立素王立與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

門人素王孔子以為欺天而云

葛洪雜記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

荀綽拾遺按隋經籍志宋拾遺沈遺此處作荀綽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杜度也庾肩吾書品杜入名

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

譏漢紀無涉及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

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

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乃知此處伯

度是李非杜也注

公理以為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

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

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見辨

王劭見讎

困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

亂珣子弘厥子華皆貴 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

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

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

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

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伎而智張昌宗

宗為陛下治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賦

兩關狐譏之 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賦

宗尚書唐書宗尚書 宗尚書唐書宗尚書

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章氏曰楚承母禱

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禱

周唐一統知幾本 傳楚客亦領監脩

張尚書唐書張文瓘傳 張尚書唐書張文瓘傳

中累遷工部尚 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

於外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 不已至於敗吏部侍郎後賜死

時還祕書少監進吏部時議嘉仰但鄭惜等分掌選皆

以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無疑即後所云鄭惜新舊書皆

惟寂惟寞惟揚雄解嘲之惟寂

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柳常侍而劉徐無注按芳官

非常侍史進殿中侍御史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

三人官不其著其人文亦未舉

鎗鎗鉸鉸倂倂之鐵中錚錚庸中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至入見長沙王受蘆坐後宣室因

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賢者

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

一入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恐

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去臣恐

彈鋏積薪

彈鋏見戰國齊策丞相史記汲黯傳列或

尊用過之黯福心如積薪無少望見上前言

刻鵠

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

用法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立名知幾以立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

按文藝傳劉廷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

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

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爲侍御史劾還齊人爲妾者其

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繇

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

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

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

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

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

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

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立上書譏
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
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

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
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
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
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
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
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
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
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
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女病長官多意尙不
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
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內傳節採今不錄至忠得書悵
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

欲置吾何地始子女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

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

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

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傳又節採自敘之

錄不子立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正史篇

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

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脩則

天寶錄三十卷據此國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

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

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

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

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俱有名號其

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

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

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

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

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

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

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褻衣草履

高冠是車中服鞵而鐙跣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

跣者裸足義不可通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

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

又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

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

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

好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此則顏延之罷官後

也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

則盛服充履乘於他輅事無復士乘車有衣冠親迎者亦時
以服而臣伏見夫冠履與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上一而施自
其定也何者喪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
是車中之服也取驚而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非
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非
裾廣袖入於旌如鳴珮紆組綰綰入奔馳於風塵
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旁挂驂相續固以受嗤
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是
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
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婦入疏而有兵士著芒屨者
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疏而有兵士著芒屨者
於水鄉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隋代非漢官所作豈
可假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隋代非漢官所作豈
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禮貴緣殷輅周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
高萬古事有異議其來日久不暇給衣冠及推揚今屬
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不暇給衣冠及推揚今屬
殿下親從齒曹將臨國學凡有衣冠太子從之因著
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太子從之因著
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

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
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
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
太樂令抵罪子女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
年六十一子女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
禮部尙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
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
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
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頰好是正
直句宜留猶頰二字善惡必書使驕
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女善持
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
帝詔河南脫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尙

書謚曰文六子貺鍊彙秩迅迴

按六子之序與舊書後迴附傳越次

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女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

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

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

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

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

也因著外傳云

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子滋浹滋字公茂通

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

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

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

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

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

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

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
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
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闔元和中權德輿復
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
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
云稍節○舊書既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之術所著
又有一卷滋舊書自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
事一儒門稟此至性志積歲年而罔怠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學士兼知史館終

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

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錄集
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爲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

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

仕爲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

彙

當作

名儒子

當有孫字

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欵

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

免觀察史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

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

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斂

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敏

稍節○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迴

傳亦不著字

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

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

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舊書有集五卷按迴附傳當居

未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

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

繫不可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

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

云三十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

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

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瑄聞憂不

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

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

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

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

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邕野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

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
六說讀之其語曰是非繫於喪貶不繫於賞罰禮樂
繫於道不繫於史官之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
奢虛略曰名儒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
曰挺御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殿直清有識尚恨言之
理少對常虛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
筆記謂奢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
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
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數存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
論見文苑英華所作捷御直清乃寅字必無疑也何云獨孤耶又
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御直清乃寅字必無疑也何云獨孤耶又
傳三賢論自稱退叔劉春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
按徐俚全唐詩錄載劉春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
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又不知何本豈別一
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別一
傳闕書為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詩錄所稱江
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詩錄所稱江
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
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

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

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

謀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
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
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
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
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
通而六子齊著聲實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
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
也自邇釋其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爲人也雖口不
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探撰載文等篇力故

其爲言也

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

觀疑

經等篇奇憤篡

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

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爲
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

固其符也訶人以爲悅而能享是哉愚故曰知知
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僖父起龍書
後

光緒十有九年小春之月五世孫

錫齡

甫鑑庭重校

敬印

史通通釋